

萬物之聲與詩人

待桁譯

日本 北村透谷 作

(311)

萬物自己有聲，萬物自己既然有聲，當然自己也有音調。蚯蚓在動物之中，要算最醜惡而且拙劣的，可是當牠在夜深窗前，發出一種斷續的聲音的時候，使人覺悟到理解生物之造化有一種狠可驚的妙機存在着。「自然」在不調和之中置着調和，在悲哀之中置着欣悅，在欣悅之中置着悲哀。運命是脅迫着人們的，而且驅逐着人們作怯懦卑劣的行爲；情慾是誘惑着人們的，而且率領着人們縱性任欲。若使自然是廣漠的大海，人生便好似裏邊的點點的小島，風浪常常從四圍襲來，絕少甯靜。四季雖沒有東西追着，已經竟像駿馬般的奔馳了；草木的榮枯雖沒有輪，已竟像迴轉着的車輪了。自然是常變的，須臾也不停滯；自然是常動的，須臾也不靜寔；自然是常爲的，須臾也不是無爲。他的變，他的動，他的有爲，是站在自己的一個定法上，並且我們知道這根本的定法是支配着他的。眼望着淵水，靜靜的觀察着水流的動靜，我們可以知道去了的東西一定還要回來，回來的東西一定還要去。年青的必

要老，有生便有死，有苦便有樂，有樂便有苦。造化想偏頗而是不能偏頗的，想私而是無私的，在差別之底裏有無差別，在不平等的深懷裏有平等。這樣子造化的妙機隱藏着，那便是「最奧處」。人世的最奧處叫作「人世的空」。造化的最奧處叫作「造化的靈」。人世的空喲！造化的靈喲！要這裏才有大平等的真理，要這裏才有天地至妙的調和。人世無論如何的卑劣與拙笨，是不能損毀了這種天地至妙的調和的。啊啊！從這種至妙的調和裏面，不是放出萬物的各有的的一種聲麼！

見了外形，立刻便判決他的醜美，那決不是判美的最後。外面縱使是極醜的，裏面也常有極美的；外面縱使是極美的，裏面也常有極醜的。判別美與醜，並不是只看形象就可以的，判斷形體的醜美只是用眼，但眼可決不是判別醜美的唯一的判官，鼓膜也具有這種力呢。不，不，眼也罷，鼓膜也罷，都不是真能判別美與醜的喲。大凡形的美是從心的美生出來的，形只是心的現象，但知道形不能算知道心，看見心可也不能說那就是形。造化是具有奇妙的力的，使萬物都能發他們自有的聲。有了這樣的能力才能使他們稍稍的把心的形狀顯現出來，把心的情發洩出來，把心的意欲說出來。宇宙的中央真是掛着一個無絃的大琴。萬物的情，萬物的心，不觸這個大琴的沒有，不與這大琴共鳴的也沒有。情與心的不同雖然

與那琴之音色的不同是一樣的，可是他們對於那宇宙中心所懸着的大琴的音是均等的。個個特有的悲苦與歡樂，也僅是大琴的一部份。悲哀的時候看着好像是自己在悲哀，其實不然，是所有的一切都在悲哀着；歡樂的時候看着好像是自己在歡快，其實不然，是所有的一切都在歡快着。「自然」是不許萬物有「私情」的，想出了大法之外任私情的運行是決不可能的。私情的喜悅是無緣故的喜悅，私情的悲哀是無緣故的悲哀，他若不與大琴相涉的時候，他與在海裏所漂動着的沒有根的浮萍一樣。情與心個個是獨立的，可是他們個個的中心是與大琴的中心相聯絡的。海陸山水都相平均的是我們的一部份，同時我們也是他們的一部份，而「我們」與「他們」又不知是什麼東西的一部份了，若一旦消滅了，便成爲一。四時的更迭與少老盛衰之理又有什麼不同呢？樹葉之凋落與衰老的最後又有什麼差異呢？花笑的時候我們也在笑，花落的時候我們也就落了；果實熟了的時候我們也成熟了，果實墜落了的時候我們也墜落了。支配着他們的生命「引力之法」，也便是支配着我們的生命「引力之法」。他們與我們之間，站在自然之前，是沒有差別的。法是一。法之從順者也是一。法與法之從順者的關係也是一。情與心——那在漠然間所捕捉不到的情與心，也是在這法之中，也是在這法之下。法之重是像這個樣子的。在這裏我們能看出來的所有的聲，與「情與心」

的所有的聲是一致的。高也罷，低也罷，濁也罷，清也罷，他們是一致的。看了這樣的一致，然後能觀察出來許多的不一致，這樣才是詩人。看了這樣的大平等大無差別，然後能觀察出來許多的不平等與差別，這樣才是詩人。以天地當作一個美術，以所有的聲看成為音樂就是這個原因；在詩人的眼前，所有的物所有的事，都能看成為詩也便是這個原因。許多的不一致之中取出一個不一致，許多的不平等之中取出一個不平等，許多的差別之中取出一個差別，若對於這一個僅知道有所戀着，而尚不能覺悟裏邊的大一致大平等大差別，仍是一個不知道「天地之大詩」的。啊啊，詩人的事業，是多麼難喲！

天下論道德的書很多。置宗教之名及教化的人們也很多。可是道德在現在還不是可以任人們隨意製作的那樣卑劣的東西，宗教也不是隨便可以任人們蒸烹的賤菜。道德之底是有一個道德的，宗教之底是有一個宗教的，而同時美術之底也有一個美術的這樣道理，與那些又有什麼不同呢？所謂政治的道德那樣東西——就例如儒教吧，決不是 *Morality* 的本然；而所謂宗教的道德，也決不是 *Morality* 的本然。宗教之中的宗教，是真能給我們人性與人情上許多的感應的。*Morality* 不是這樣麼？美術不也是這樣麼？總而言之，宗教也罷，美術也罷，他們給人心之上的那種大感化之力是沒有分別的。可是如拉斯金說，美術雖然有使道

義圓滿的力，而沒有像宗教那樣的創作道義的力。宗教是天啓的，美術也是天啓的；宗教是帶着高尚的使命的，美術也是帶着高尚的使命的。humanity 是他們唯一的目的。不是從「無」裏要生有，是要把這已有的完全了。不是說要把劣等的動物造成了高等的，是承認他已經是高等的動物，而更要使他覺悟高等的所以，與成就他高等的職分。宇宙的存在是立在微妙的階級之上的，一旦有一點被傷了，隨着就生出不調和——是他給的責罰，這就是所謂在調和之中有不調和的 *discord* 存在的原因。有了微妙的階級，有了微妙的秩序，然後萬物才得各安其處。向東吹的風，一定再來向西吹，氣燥的地方一定要生雲，雲變成雨，雨也變成雲，總而言之，這些東西只是爲要圓滿宇宙的大調和，而起的部份的小不調和而已。世上所有的事若都看成爲「空」，只有法是實在的，法若是實在的，隨着法的所有的萬物也得爲實在的了。自然常變着可是不變，常動着可是不動，常爲着可是無爲，在法的眼看來是這樣子的。

若說宗教是完全的，美術能說是不完全的麼？美術與宗教只相距數步之遠。可是宗教只是自守着乾燥無味的神學的論證，美術是傾向于個人的方向的發展，這不也是當然的道理麼？宗教之度與美術之度可以說是成爲比例的。一國民的美術是他們倫理的表象，卑野的國

民喜欲卑野的美術，高向的國民追求高尚的美術。勇敢的國民創出勇敢的故事，淫逸的國民有淫逸的歷史。畢竟萬物只發出自己的聲，美術只不過是聲的具體的表現而已，形無論是什麼樣，聲是他的主，聲若是卑野的而不欲卑野的美術是不可能的。這不也是至當的道理麼？那放在宇宙中心的無絃的大琴，詩人們都集在旁邊來，個人都代表着他們的國民，個人都為他們現生育着的社會，而歌出百種千態之音。humanity 之各種的變狀也從這裏發露出來。真實的說明這無虛偽人生的人們，是站在這琴絃之下的人們，他們明明白白的吐出他們的至情。這些聲的悲哀，這些聲的歡快，都是一一的貫透了人心的最深處。詩人不是為自己活着，詩人是為着他周圍的 *myself* 活着的；那樣的聲也不是他自己的聲，是他周圍的小天地的聲。一切的誘惑他是先人而感覺到，一切的迷路他也是先人而走去，他雖然看着是無言，而常常是在言語着；看着是無為，而常常是在動作着。他所處的小天地的悲哀與歡快，沒有不通過了他而被發露的。他是神聖的「蓄音器」（留聲機），萬物自然之聲，都集在他那裏，而啓示于世界。秋蟲的悲哀傳給詩人，空中鳥的自由也先告訴詩人，牢獄的苦詩人也不辭，碧空的清爽詩人也不遠之，像這樣天地的一大美術，若沒有詩人誰能將這樣的妙機關發給人間呢！

僑韓瑣談

天行

十三龍喜泳春

當初出關東行，沿途看見南滿鐵路的車站或鐵道旁邊，觸目皆是「戰蹟案內」。『戰蹟案內』多半載的「征露勝史」，而那「征清」痛事自然地浮出我的腦子。

住在京城已快一年，對於這半島上的事情，同情和反感自信倒是很平允；雖然，春天到處「洞」裏「便衣隊」大清其「チャンコロ」，年末全境大騷擾，戕傷了許多華僑。（京城是個山城，各街巷都以「洞」為名。朝鮮人三五成羣毆華人，所以叫他們是「便衣隊」。）「甲午」的印象常盤旋在我腦子裏；因為如果沒有「甲午」的事，今日的華僑或者不至受這種侮辱。至於我們貴國的僑民的如何不高明，那又是別一件事了。

我直接身受「甲午」結果的侮辱倒沒有遇過，可是有次無意之中却知道了自從「甲午」以還「支那人」被輕蔑叫做「チャンチャンボ——ズ」。

(317)
以上全是「閒話」。現在要從這「甲午」上談到「龍喜泳春」的題目。

我曾經談到朝鮮人與中國（清）感情之惡劣由於「朱天子」，一方面朝鮮人對於中國的特別「要好」便由於「朱夫子」。近代的朝鮮，政治社會的思想中心全是兩個姓朱的影響，他們，親清親日的分派實源於此。

去年十月中，我見到一冊中國人給朝鮮農工商部大臣成歧運（號健齊）的信札和筆談記錄，因為索價太昂而又無十分重要的東西，只把下面一段抄下來了，沒有收買牠。

久未晤教，渴思殊深。早間趨候，未得親承顏色，悵悵而返。值自外歸，而閣下驕從辱臨，何幸如之！朴君惜早返國，未得暢敘。聞卞君吉雲已辭官家居，未知近日又復何如？

朴君憲平，金君雲農，閔君翰山近作何官？吉雲之卸通商衙門官，是何意見？弟有書一封可代寄否？弟於三月十三日有陳臬四川之命，擬於本月十五日以後入京陛見，仍由津坐輪船到上海，達漢口赴川也。

出京後，仍由津坐輪船到上海，轉入漢口赴川。惟此後會面為難，即寄信亦不容易，言念故交，實深悵悵耳！尤願 貴國諸君子，共濟時艱，內和，外睦，恤民，練兵，興廉，舉孝，培養人才：是為長治久安之策，孟子云：「齊楚雖大，何畏焉？」

貴國兩次內亂，皆不踰旬而定；此蓋有天意焉。自後君臣交儆，實天之所以啓貴國也。善後之策急宜講求。吳清卿所陳數條極爲扼要，閣下曾見之否？

此事（原行旁註「電報」）中國當代爲貴邦謀。此間有袁別駕，名遂，字敬生，寓東門內盧家胡同，年近四十，所學有體有用，人極正派，閣下可往見之。吳清卿所陳各條，敬生處有抄本可閱。弟當先爲介紹。可約十二日辰刻，弟先在袁敬生處等候。

此余駐天津時游藏園，名智開，筆談件。游乃文章大家，甚與朝鮮人士相善也。時已丑春間，余年四十三耳。

原件成氏題記存留，而其筆談記錄却挖去了，想來也許與當世「主人」有關的「違礙字樣」，不得不「抽燬」，以免「干咎」吧。從游智開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朝鮮人士和中國人士有一部分很切實的攜手，——自然這一部分人比較是「體」「用」兼重的老牌新人物了。他們的希望，究竟所謂「蓋有天意焉」，沒有能實現；「齊楚雖大，何畏焉？」的隱語，也只有引起我們後來看見的人一些追慕的感慨。

游氏談話中，我們又知道了吳清卿袁敬生一流人物，我們知道了四十年前中國的官吏裏還有一些奮發的人。成歧運紀年「己丑春間」，是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同時，我們又

(320)

知道那些醉夢於歌舞昇平的人却大「雅」而特「雅」，那遼東海上的戰雲正密烏烏的在湧疊了。這便是「龍喜泳春」的背景。

與成氏所藏華人手札同來求沽的有一本詩冊子，題名「獻館泳春詩冊」，詩社名「龍喜社」，我就寫成「龍喜泳春」的題目。這本詩冊正是「甲午春王正月」的東西。「獻館」是北京畿輔先哲祠的君子館，因為那裏有河間獻王的「君子專」摹本，龍喜社的「領袖」黃騰便應用「君子國」的「典故」，宴朝鮮的使臣在君子館裏，特別刻印「君子專」詩箋，許多詩「龍」便大「喜」而吟成這本冊子。黃騰字翼仲，號鹿泉，從許多人的跋題和他的圖章上，可以知道他當時住在宣武門外松筠庵（楊椒山祠），任職農部，丁亥年起發起了一個龍喜社，自號「龍喜吟社主人」。從這詩社成立，每次朝鮮使臣到北京，都有宴會吟詠贈答。甲午這年正月朝貢的使者是金正魯，李胄榮一行，黃鹿泉散了一個啟事：

光緒甲午正月二十日宴朝鮮年貢使

李東漢尙書正魯，文科玉署學士，現判中書府事。李西齋侍郎胄榮，文科狀元，世襲鼇春君，現帶禮曹判書銜。黃晚堂

僕正章淵，文科玉堂學士，現任司僕寺正。崔研農僉事性學，前年蘇海集，尋詩集有詩。金天羽孝廉永翼，前兩池北

年江亭集，
集有詩。
李邦賢牧守錫魯
正使族弟，州郡候
選別號錦函散人。
於畿輔先哲祠君子館，奉邀

祠伯雅集，賦詩贈行，
先後隨交，不即席作，
不拘體，不限韻。
彙付裝池，命曰「獻館泳春集。」是日

已午刻，敬祈蚤降，幸甚企甚。

這本詩冊子內容是：

王鐵珊序文，

陶觀僕五古三章，

龍璜五古一章，

杜本崇五古一章，

徐世昌五古一章，

王繼香五古三章，

「宗室」增傑五律一章，

周克寬七律五章，

王以懋七古一章，

- 何桂芳五古一章，
沈兆祉五古一章，
成昌七古一章，
孟繼堦七古一章，
俞明震七律三章，
王鐵珊七古一章，
曾廣鈞七律一章，
羅維垣集文選詩，
楊觀圭五古一章，
毓俊七古一章，
洪汝沖七律一章，
彭清黎五律二章，
李登雲七古一章，
陳卓立七古一章，

徐樹環五古一章，
勞啟捷七律一章，
龍絨瑞五古一章，
劉名津七律一章，
章同錄五律二章，
勞啟揚五律二章，
勞遠傑七律一章，
黃騰與朝鮮使臣等六人唱和詩共十章，
黃肅（騰子）七律一章，
况周儀七絕二首，

印刷集宴啓事一則並錄張之洞君子館記。

這三十二個人的詩裏邊，我們很難找到半點那時國際上風雲變幻的消息；可只是俞明震的三首律詩，還能給我們知道當他吃酒賦詩的時候，倒沒有忘了半島上的隱患。

茫茫一水隔搏桑 三見麻姑鬢影蒼 漫說巨文資地媪 似聞神武已天皇

借材劉晏籌鹽鐵 孰使張儀挾虎狼 多事鄧鏗新上策 陰符謀秘煽東方

一海渾茫涵萬國 三韓形勝拱神京 戎衣定後陪詩宴 玉節頒時鞏漢城

勁旅曾傳平壤甲 令公猶典朔方兵 莫因鄒衍輕洪範 五德推遷說大瀛

畫蕩深衣使者星 曲終回首數峯青 春歸鴨綠魚龍起 墜接蝦夷草木腥

此去好呈天下策 里游再聚海中萍 至今長白連雲氣 猶亘三韓滿八溟

李氏子孫現在藉了先人這一點遺物換幾個錢吃飯，自然是那「事大派」（韓國之親清派）的下場必有之事。——其實是一切「清」人的和被人「清」的下場必有之事。這本詩冊子要四十五元代價，我當時只借了抄下一個副本；直到年終，從那書買的書包裹還依舊看見牠包着，不知道何時才可以變成吃飯的錢好濟這「尙書第」裏子孫的急呢！這幾天忙着過新年，在報上看見許多朝鮮顯者酬酢忙碌的新聞，不禁想到這李尙書的子孫；而且許多知名之士大談其「龍」，因為他們把太陽歷東方化了，說一九二八年是「戊辰」「龍兒年」，又不禁掀起我「龍喜吟社」的記憶。從「龍喜吟社」聯想到「甲午」，從甲午聯想到「東學黨」，從「東學黨」聯想到「義和團」，從「義和團」聯想到「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從「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聯想到「腐化」「惡化」，從「腐化」「惡化」聯想到

「不堪設想」……

半年快滿，沒有寫一篇東西，正月無事才再開始。寫到這裏却又感慨到「チャンコロ」或「チャンチャンボ——ズ」的忍辱負重，而不覺更加了悟我們自己的木枷枷了自己，因為上面說過的那兩個姓朱的給了人家太深重的中傷。

俞明震以外周克寬有一首詩，附錄下面，當作一個潛龍永久的哀吟吧！

重峯北倚海南環 屏蔽王京一釜山 斷臂預防平壤道 跳梁敢近洞仙關

皇恩歲遣天兵戍 敵愾屑潛候火閒 處處紫霞歌不輟 將軍辛苦在行間

一，三，夜十時，一九二八，漢城南廟南寓樓。

詩歌

版三 野 草 魯迅著散文詩 實價三角半

揚 鞭 集 上 劉半農著 實價四角半

揚 鞭 集 中 劉半農著 實價六角

瓦 釜 集 劉半農著 實價四角

版三 春 水 冰心女士著 實價五角

版三 浪 花 C.F.女士著 實價五角

微 雨 李金髮著 實價六角

食 客 與 凶 年 李金髮著 實價六角

版二 夜 哭 魚菊隱著 實價三角半

版二 晨 曦 之 前 于庚戌著 實價四角

昨 日 之 歌 馮至著 實價四角

深 誓 章衣萍著 實價二角半

十 二 個 胡 數 譯 實價三角半

國 外 民 歌 譯 劉半農譯 實價五角半

版二 客 音 情 歌 集 鍾敬文編 實價三角

版二 樵 歌 章衣萍校點 實價八角

香 篋 集 劉半農校 實價二角半

戰 鼓 蔣光慈著 印刷中

心 曲 一 睡 著 印刷中

影 兒 林 憾 著 印刷中

牛詩一首

衣萍

(擬第五階級詩)

「有跋」

牛兒在前耕，

人兒在後趕。

牛兒耕倦了，

想休息一下。

人兒動了氣，

用鞭狠命打。

田裏穀熟了，

人兒收回家。

牛兒沒有吃，

眼睛望巴巴。

殘飯吃不完，

人兒給豬吃。

(327)

牛詩一首

一七

豬兒不做事，

在欄睡倒吃。

牛兒看見了，

心中十分惱。

吊高了喉嚨，

罵人不公道：

「豬兒不做事，

天天吃得飽。

像我這樣苦，

還是吃青草，

秋天草枯時，

肚中常不飽。

人兒做的事，

太不講公道！」

明年耕田時，

牛兒睡不起。

人兒動了氣，

一刀殺牠死！

(跋) 昨天她替我整理舊書，在一本稀破稀爛的破書內找出一個字條兒，瞧了一

瞧，說，「哪，這是誰做的打油詩哪！」詩？什麼是詩？我近來真是又懶，又病，又笨，又老了，我只希望老天不刮風，不下雨，不落雪，天上沒有浮雲，太陽暖和和地晒着，好讓我趁這短促的假期長光，到街上去玩一會兒。真的，我自己也知道「玩」是小資產階級的行爲，但是有什麼法子呢？誰都好「玩」的，只要他不說謊話，不扳臉孔，裝出那樣「像煞有介事」的神氣兒。詩？什麼是詩？我壓根兒就不知道，但我從小就愛胡扯幾句兒的。可惜中國的詩壇已經入軌了，所以我從去年起就小心謹慎，把家裏的詩神趕走，桌上的詩筆拋開，已出版賣完的小詩集禁止老板再版，免得偶然疏忽，溜上詩軌，碰個大釘兒。但是昨天，因為她找出一個字條，便免不了把字條上的詩拿來一哼，那知道不哼猶可，一哼就哼出十五年前的一件舊事，長久乾枯了的心裏，忽然「生鐵猛逃兒」。這首詩是用鉛筆寫的，後面註着「元年暮春」，乃是民國元年所作，無待考證。作這詩的主人，乃過去的我，可是老兄千萬不要疑心，過去的我，不是一「衣萍」，乃是另外一個名字的人兒。「人兒爲誰，你要知道，無須我說；你不知道，說也是說不明白兒的。在一個青山前的田隴上，有一對十三四歲的小人兒，在那裏牧牛，乃是一男一女，男的跳着足，一會爬上牛背，一會跳了下來，那牛似乎有些欺生，對他

搖角擺尾，露出一種不耐煩的神氣兒。可是她，那牛的小主人，却十分留心，一會要保護着他，一會又要注意着牛，弄得滿臉汗涔涔地，說：「你呀，你真像牛一樣的不聽話兒！」他當時很抱不平，因為他知道她一家的衣食日用，完全依賴着牛，爲什麼還罵牛「不聽話」呢？至於她比他爲牛，倒毫不介意，因為他是從小愛牛的。後來她告訴他，「牛不一定是好的，他家裏有一條牛，因爲不肯耕田，去年冬天殺掉了。」他聽了這話，覺得十分悲傷，後來回家，便把他的悲傷寫成一首小詩，並且還讀給他的祖母聽，他的祖母當然恭維了他一頓，他便騰了兩張稿子，寄到上海的什麼報紙要發表，後來便沒有消息了。——那牧牛的女孩是死去了，當時騎過的牛也早已死去了罷。只有衰老的祖母還健在，這首小詩的草稿幸而還在人間。我於是便改了幾個字兒，借語絲發表出來。現在替農民訴苦的文學稱第四階級文學，其實牛比農民還苦得多，故我稱此詩爲擬第五階級詩云。

二月六日，跋於海上小樓。

偉大的微笑

朱霞

七 偉大時期

大先生住在別墅裏，開始從事什麼著作了，也不很提起要上學去的事。稿本漸見厚，生活也漸見熨貼，雖不能再微笑。然而大先生愈過的熨貼，父母却愈焦急了。

也似乎是被什麼吸引了，大先生有時也回家裏走走。時常碰着表弟也在。「是癩子舅父底大兒子，父母最鍾愛；快在某私立中學畢業了，而且快要出外去升學；服裝已經很像個中學畢業生。」

父母想伸出一隻什麼手來將大先生牢牢地拉住，但又明知一切都無濟；結果只能問過的舒服否。大先生答舒服。

大先生看見了華麗的自己底妻。

「說我也去，又不要。荒山野地，究竟能有什麼舒服的呢？還不是回來……」
父母於是立刻對她顯出感激的眼了，又用委屈的眼看看大先生。大先生說，

偉大的微笑

二一

「這兒，圖我已經畫好……」

「憑空又做個什麼運動場呢？……」母親更覺的委屈了，見大先生似乎要在外面安家頓業。

大先生住在別墅裏，從事著作。躺在藤椅上構思，敲着扶手，敲的很有節奏。椅旁一個痰盂，天天歸二牛底老婆換水。

晚間因思索太辛苦，第二天倒是特別早起了。端了藤椅坐在樓廊上。面接晨光，很清寒。思索還是很忙碌。看着年老的二牛從園角的土井裏汲上水來，還騰汽，沙沙地潑在菜上。白煙似的蒸汽由二牛底口裏噴出來，

「呀，大先生這麼早！」

「唔唔。」

「坐在這兒當風，不冷？昨夜四更頭風緊，管是下了幾個雪——這菜上厚厚的，不像霜。」

二牛整有六十多歲，爲大先生底祖父得意的用人之一。大先生底祖父是讀書的，年青時，曾要求大先生底曾祖在城西蓋下了這麼個別墅，以爲讀書會友之用。當時原用了一個人

專管這別墅裏的一切樹木同花菜；後來死了，便歸這人底兒子接手，這便是二牛。二牛一生勤儉。據說却因爲犯了即使下雪天吃飯，頭上也會冒汗的這毛病——這是命裏該辛苦一輩子的象徵——所以就從不曾過過什麼舒服的日子。看着積蓄要上一百串了，馬上就會大大地病一場，或放給人家，被騙了，或碰着別的什麼變故，老是這樣：結果，依然一個窮二牛。三十多歲時曾娶過親，「這是一個討債的！」死了。但四年前，也居然花了八十多串錢，討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寡婦，而且一直到現在，並沒死。二牛也有缺點，就是不很諳蒔花——但栽菜是好手。大先生底祖父一年年老了，看着花的種類逐漸減少下去，也並不覺的可惜。祖父死了，父親注意在貿易，沒誰來管這閒事了，這別墅再無主人來住，便益見荒蕪了下來。於是全交給二牛管理，由他兩口子住，栽菜去；只要他不時供給些可口的鮮菜，餘下的就由他自賣——這使二牛由心底裏生出感激來。

大先生同二牛兩口子住在別墅裏，一天天覺着親密，一面從事著作。老婆總嫌自己底手段拙，弄不出什麼好口味；要二牛買菜下街時帶些豬肉或什麼來，晚上加意弄好，留着第二天用。

「這些不用都行——更好。」大先生說。

偉大的微笑

「呵哨，又不是我們作東；太太早就給他錢了的，不過費手弄弄……」

後來大先生執意說葷腥並不好吃。於是，每頓大抵是一碗菜湯，又兩碟別的炒菜——菜是時時換樣兒的；一概用素油弄，油頗多，使綠油油的鮮菜益發看去油油的；而且汽蓬蓬的，油珠兒在湯面上打轉——端到大先生底著作案上來。

有時還加一碗蒸蛋，大先生很愛吃的。

「也不知怎麼地，也許是飼的太實了，這麼三四個母雞都不生蛋……」聽了大先生說愛吃蛋，想到每天還檢不着兩個，乃覺的很抱歉了。後來到底想出了救濟：還是叫二牛去城裏帶回，以外，鄰家若有，也讓幾個來。

父母說，房子得修理一下，也得油漆，裱糊。大先生說，不用——也只好由他。

大先生放下著作的筆，下樓要小便，很匆促，踢翻了幾塊梯板。回來，於是找出幾個釘子來動手修理着。

「哦，讓我來，讓我來！」二牛見了，忙搶過了釘鎚子。「爲什麼不樂意給修理一下子呢？」

「這就很好。」

「哦，年代也太大了——從前這梯子很陡壁；後來因爲有一次，舅老爺醉了，從這兒跌了下去——他本是癩的，這次可跌的不善，好的腿也給築了，也跌落了幾個——後來才改成了這麼三折的……」

「哦。」大先生再拍拍手上的灰，經驗教他最好還立在那兒。

「呃，那時老太爺還沒過，這別墅裏很熱鬧……舅老爺常常，不是同了三姨舅奶來，便是同了二姨舅奶來，喝酒作樂，真有趣兒……哈！這兩位姨舅奶都是出奇地長的好，人說我們癩子舅老爺『傻人有傻福』，真不錯的！……傻便傻，（而且一生從不愁沒好的吃，沒好的穿，）但總是個福人，我這麼想——這下牢了。」

「行，」大先生用脚蹬蹬，「牢了。」

於是大先生又蹬——蹬——地上了樓，繼續他底工作去了，這位辛勤的青年著作家！

大先生住在別墅裏，從事著作，不時覺察出父母正在伸出一隻什麼手來，想將他拉回。但果決的他是要使自己底主張成爲鐵一般地強固的，是的，要有那麼強固，所以父母是終於沒一次不遭失敗。

「就不搬回來，也間或在家裏歇一晚兩晚，也勉勉爹娘底心……又不是有三兄四弟……」

偉大的微笑

……」然而在這次的挽留中，母親竟出乎常例地，沒流淚。却是顯的非常惶急，恍惚有着什麼大的危難不久就要臨頭，只有大先生能搭救，於是惴惴地對他顯出求救的眼。大先生對於這眼底來歷本不很弄得清；然而深深地感着它底力量之大，包圍了他，緊緊地縛住了他。母親底話還沒完，大先生突然說，

「好罷！今天不走——就在書房裏歇。」

這事發生，約末在大先生別墅生活開始了的一年以後。

晚飯過後，大先生隨即藏身在書房裏床上，引被蒙頭，希望就這樣入睡，一直到第二天。這被，是下午妻親自給鋪疊的，撲撲地還在噴出非麼露也精的膿香。新來的查媽不很諸事，聽說書房裏床上的被得換過，顛倒就忙着要動手，給大奶奶攔住了。

總也費時不久，她，大先生底妻，於是也就來到書房裏面了。

堂前迴避的一個人也沒有。連貓兒，狗，也早給帶開了。

「把它們縛在廚下——就縛去。」切切的聲音。

「好好兒的，縛它什麼，太太？」

「你縛就是！」

堂前闕無聲息。

於是，大先生底妻擁抱着大先生，摟着大先生只是吻，極其親昵。房裏只有她和大先生兩個人，僅僅兩個人，她也是儘着去親昵他。口裏吐出許多親蜜的話，一時許多親蜜的字眼都被搜集了在一塊兒使用着，還夾些嬌怨的分子。

不動，不聲息的大先生終於惺忪地張開了眼睛——那已是中夜了——迷迷地瞧着她，又釘釘地瞧着她。他曾多次夢見，她也和從前的那個她一樣，左頰當笑渦處有着一小粒紅痣。此刻，他就想瞧出那左頰上是不是有着那麼一粒紅痣；有，那目前的一切當然無疑地還是夢，徒然擾人的，那樣討厭的夢。然而大先生終於下了決心要去擁抱她了——然而立刻，如探手入了蜂巢，大先生終於不免矍然驚怖了……

「原是這麼愚昧……」

於是母親起來了，還有父親——原都不曾入睡。據報告，大先生已連夜去別墅。大門已是洞開着，門外是怕人的黑魃魃，連星也沒有。

「那得快去趕他回來。綠泥溝的路窄的很，這麼黯……」父親說。
但立又有人在走廊的椅上發現大先生了，兩手抱着頭……

偉大的微笑

五個月，或者六個月以後，大先生底妻於是養了一個兒子。喜信報到了別墅，大先生正捧着稿紙在沉思，

「好。你下去。回太太說知道就是。」

報信者下了樓，大先生於是立刻攞過筆來，拉過稿紙，狠狠地，要寫——然而自下午以至黃昏，擺在他面前的那張紅格稿紙，却始終是淨蕩蕩地，不曾着一字。待到滴下的眼淚在稿紙上染出了許多朵美麗的花，大先生這才忽覺着一陣清醒，也就心和氣平了好些了，由心底浮出了一片廣漠的原諒。神思也就靈活了許多，結果是堆在案上的原稿又得添了若干頁。

於是若干日之後，家裏送來了一張很大的照相：青年美麗的母親抱着個肥白的孩兒，祖母底微笑，祖父底微笑。

「挂在書案邊吧？」來人問。

「好罷，你挂罷——隨便那兒。」也就不甚拒絕了。

大先生住在別墅裏，從事著作。覺的自己不絕地在擴大，於是仁慈起來，見了什麼就想對之藹然起來。負着手，在樓廊上來回地踱着，構思，看着來來往往的各種臉。村裏左不

過這幾個人打轉兒，一個個的臉，後來大先生都看的熟悉了。大先生於譊然之餘，又覺的很矜持，熟悉了這麼許多臉。打樓下經過的人，仰仰頭，知道這是大先生，這別墅的少主人；大先生垂着偉大的眼睛，仁愛似地一瞥，仍然踱着，構思。

大先生又看見許多小姑娘，傍晚時，每是噤噤喳喳地在樓下路上且說笑且走過。這其中，有眼睛像順姑的，有頰及額項像秀姑娘的，有走路的姿勢像順姑底小嫂子銀秀的，種種。大先生對於她們，也是一體懷着仁慈——只從不會向之有過直接的表示而已。

然而後來就有一次，大先生正在窗前寫。那恍惚是初夏時節，天氣很暖。太陽靜靜地照着。暖風拂着新樹，田秧起波。很悄靜，只不時聽着一聲半聲人底叱咤，及款乃的水車聲响。忽然一縷嚶嚶的聲浪，很微細，從樓下飄了上來。大先生鎮定着！探頭出去看看，牆脚下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立在那兒哭泣。是這樣地湊巧，這副臉貌竟很像大先生底前妻，很像。但怎麼忽然跑來了這麼個小姑娘呢？大先生從前似乎並沒在這兒見過她。二牛說，

「這是前面齊老四底女兒，早抱去前村陳家做童養媳的。怎麼的……喂！怎麼的，細姑娘，你哭什麼呢？不是要家去麼？」老二牛正要有所作爲，但細姑娘却沿牆腳望西跑

(340)

了。

遠遠地，田塍上來了一個揚着手，且呼且走的，兇糾糾的婦人，走的很快，似乎在追什麼；後面跑着一個痢痢孩子。二牛出神地看着，視線跟着那婦人，孩子轉，

「哦……進了齊老四家的門了。」

綜合種種的情形，大先生就自以為知道目前的是怎麼回事了。「那痢痢……」二牛走了，大先生停了許久，才繼續工作。

據事實，大先生這一夜是哭了。而且哭的很厲害，第二天也出乎常例地起的遲；竟使老婆極力要二牛去報告太太，說大先生面龐兒腫腫的，恐是病了，怎麼辦——大先生力白無事，後來就發怒阻攔，始止。大先生想，「冰冰的！」於是忽以為自己那廣漠的原諒是不免施之失當。然而內心交鬥之後，却還是那樣，並沒有繼之以奮然這種種，更無論復仇與報恩。結果乃不得不又承認了那原諒之為對。於是，回過頭來，看看壁間的那照相，想到這可愛的小寶貝雖然相貌兒有點像表弟——又重新滴下了偉大的眼淚。

「冰冰的！」然而經過了接連幾夜的因哭泣而失眠，真也就病了，痰也特別多。不過總得不使二牛兩口子看出，痰用茶碗盛，偷偷地傾在菜地的糞窖裏。而幾天而後，也就已復

愈，他自己覺得。

如是，時光一年年過去，大先生已生活到二十六七歲，頭上已有了非一時所能數清的白髮了，他仍然聰明。他帶着無鼻的長臉，嶙嶙的肩頭，運用着那稀有的聰明，忠心努力於著作。「這孩子，將來……」但爬在這別墅牆上的葛藤，由枯黃而青綠，又轉而枯黃，已是在他開始著作後，幾度枯榮了，然而他底著作，却始終沒告成。他沒有什麼計劃，但也想，如果父母不用暴力來阻攔破壞，他願將他底生命，整個兒地注在著作裏；他願將他底著作生活，全埋葬在這個別墅裏。他很自幸，得有二牛兩口子在這個古敗的別墅裏，相伴着他。老二牛，有一次當微醺——他平常愛喝兩杯——乘老婆洗衣去了，就點頭點腦地向大先生訴說，「大先生，不瞞你說呀，我那年夏天胯襠下生了個大毒癩，她竟替我吮膿呀！……」大先生聽着，就感動的，比虔心的教徒聽了牧師底說教還要感動了。他會無端惕然地想起自己底體格，他很聰明，也明決，他天天不荒疏運動……他靜夜想着自己目前的生活方法，他鼓着氣，他竟要自己對自己顯出矜持與驕傲，因而獲得安慰呢。

這別墅，前後是田畝，田外是路，路上植遮蔭的槐與楊。遠近村落處處。屋前有一大片空地，屋後有一小片，都用亂石的短牆圍着。大先生底運動場在後面。前面空地裏種種的

菜。牆角頭，這兒那兒，有着一堆堆的泥土瓦礫，不知怎麼弄來的；夏天堆上長着密密的亂草，到冬萎了，只剩枯的穗，一根根森然挺着，猶如小森林，風來，便瑟瑟地響了。屋子倒建築的不壞，工夫都很細緻。各處的花板都是精巧的雕工。房間也暫的別出心裁，並不呆板。但究竟年代久遠了，脫落的地方總不免太多，而且用爲裝飾的油漆，也早已剝落，褪色了。成功了苦灰色。各處窓格上有些還留着多少年前糊上的花紙，早破了；冬夜，老是給北風吹的劈撲劈撲直響到天明，驟聽猶如遠處有誰在敲着門……。

大先生住在樓上一間東向開窓的房子裏。他很愛早上太陽射在帳子上，無論冬夏。下面正對着二牛兩口子底住房。他們也選中了東窓的房子，却是因爲貪圖早點見光，以便早起。而這對於大先生，也沒什麼不便；夜間倒熱鬧些。中國式的房子，即使大家都在房裏，樓上樓下也可相呼應的；就有這層好處，大先生想，其時，或者頭一晚窓子扎扎地響的有點古怪，遠處的風，嗚嗚地吹的也有點古怪。

深夜裏，別墅前後路上的歸人，遙遙看見一點高高的燈火，那便是大先生在努力於他底著作了——在迷雨裏，燈火是淒涼的，雪夜裏燈火就顯的那樣苦黃，在暴風期中，燈火便那樣地閃爍不定，如將熄滅，各種各樣的。

大先生放下筆，噓一噓氣，吐一泡痰在椅旁的痰盂裏，於是開始想着種種的條件，甜的，辣的，勉強的，自然的，黑的，白的，前進的，後退的，這種種的條件。

這大概是睡覺的時候了。

於是吹熄了燈。望望天空，滿天浮着一爪爪，魚鱗似的白雲，月的光由雲後透出：一望穹窿萬里。遠近黑樹高低，燈火明滅……大先生覺的當前的景象很偉大，以爲自己此時非矜持一下子不可，於是，這一次，他又微笑了，而且是，偉大地微笑了。

十五，八，十八晚初稿畢於南昌。

蘇俄新文藝的論述

再版 **蘇俄的文藝論戰** 任國楨譯 實價三角半

這是任國楨君就俄國的雜誌中選譯的論文三篇，使我們藉此可以知道他們文藝上論辯的大概，別有蒲力汗諾的藝術問題一篇，可供讀者連類的參攷。

再版 **新俄的演劇運動與跳舞** 畫室譯 實價五角半

本書內容包含「革命期的俄國演劇運動的三權威」「舞臺裝置的革命」「最近的三種跳舞劇」等篇；並有關於舞臺裝置，舞台意匠及跳舞的插圖多幅，是論述新俄文藝最感到興趣的一編。

再版 **新俄文學的曙光期** 昇曙夢著 實價四角

俄國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在十月革命以後，受了革命及新社會組織的影響，有重大的變化。本書對於這時期的俄國文壇的變遷，各派消長興衰的痕跡，及新文學之發生和其新運動及新收穫，敘述極為詳明，介紹過來足與吾國文壇以不少的新刺激。

再版 **新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文學** 昇曙夢著 實價四角半

無產階級文學現在已形成爲蘇俄文壇的主潮了。本編的內容是專論牠的運動及現狀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發達，變遷，內容，特質，作品等敘說得明瞭而詳細，足供關心新文學者的參攷。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發行

隨感錄

九四 「是的，沙漠在這裏！」

眞人

我儉君：

你底美妙的畫片和信函，在萬丈死寂中，我們都見到了。我們有什麼感覺呢？我們都很快活——當然嘍，一滴半滴的露珠，也正是一羣飢渴者的聖饗！——我們都很快樂，我們都很歡躍，甚至高呼，放情地露出了狂者們底本色！但那也祇是一時的，只是片刻的，只是在悲哀的心上的一層薄紗——快樂吧了！我們底心裏，靜靜想來，是感覺到世界上最毒烈的蝕人的空虛！唉！空虛極了！實在，空虛而悲哀極了！唉！……

(345)

從這埋人的沙漠裏，或者荒涼的墳院裏，我們再也沒有了什麼歌吟，我們再也沒有了什麼希冀，我們底朝氣已經暴乾了，我們底勇敢也已消沉！我們更沒有了神聖的孤獨和潔淨的寂寞，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了「愛」與「憎」，我們祇是暴露在急燥的飛沙走石的荒野裏！唉，我們這才感到了！這才感到了這「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意味了！而且，我們也從心

裏深深地了解了這句至言：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乾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唉！我們已經沒有寂寞了，那神聖而寶貴的，我們是一無所愛，而且，也更一無所惜，我們感到的祇是「靈魂的荒涼和粗燥」，唉，是的，托洛斯基有句名言：

『一切的藝術，全生活在溫暖的同情懷抱中。』

然而，我們有什麼同情呢？有什麼溫暖來慰貼這墮了石壁的冰冷的心呢？有什麼春天的朝陽，來照顧這初脫了冬神的鎖鎖的小草呢？唉！我們渺小得如同一株小草，乾黃的，不冠冕的一株小草，藉此以鳴我們底存在而已！但更殘酷的還有枯燥的沙漠，更霸道的還有混茫的北風。牠們迫害我們，牠們蝕蝕而摧殘我們，用牠們底鋼刀般的鐵腳，來殘踏我們底無援的赤裸裸的身體！唉！滅亡罷！你們兇魔的飛沙呵！滅亡罷！你們殘暴的北風呵！我們將偕汝而滅亡！我們將偕汝而滅亡！！

有在風沙之中，激昂呼號的，而週圍沒有微細的應聲，那證明着週圍已經死僵！有在荒涼的墓地裏，放聲歌唱的，在衆鬼沒有蘇醒的氣息，那證明着已成了永恆的地獄！有在行屍走肉般的「活死人」羣裏，勇敢誠摯的吹動些清新涼風的，而觸到眼廉的祇是死般的寂靜，

唉，那證明着那一羣行屍走肉已經化得腐爛而腥臭！

唉，唉！我們底週圍就是如此！

.....

是的，沙漠在這裏。

沒有花，沒有詩，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藝術而且至於沒有好奇心。

沈重的沙.....

我們怎麼一個怯弱的人呵！這時我想：倘使我是一個歌人，我底聲音將要消沈了罷！

沙漠在這裏。

然而他們蹈舞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誠實的，而且勇猛的。

流動而且歌吟的雲.....

.....

.....

我是怎麼一個偏狹的人呵！這時我想：

倘使我是一個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底豎琴，沈默了我底歌聲吧！倘不然，我就要唱

(347)

我底反抗之歌。

而且，真的，我唱了我底反抗之歌了！

沙漠在這裏，恐怖的……

然而，他們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誠實的，而且勇猛的。

.....

——魯迅「爲俄國歌劇團」——

新年通信

豈明

衣萍兄：

在語絲上見到來信，已經有兩禮拜多了，不知怎地我總是覺得忙碌，一直沒有工夫給你寫回信。今天學校考試停課，坐在家裏，外面風很大，吹的滿院子都是黃沙，就是到「大道所在」的地方去也覺得有點爲難，只好獨自在房中坐着，於是發心來寫這一張信：信是不長，但工夫費了不少，差不多這就是我今天一天的工作。

你們離開北京以後的這四個月裏，北京倒還沒有什麼變化，一切反動的政策不過仍是照從前地那樣繼續進行，要說是新花樣，那只有牆上所貼的字畫單條，有時換點時新罷了，例如近來看見的「打倒壓迫民衆的南京偽政府」便是其一。壓迫民衆在北京也居然成了一種罪名，這未免令人稍有意表之外之感，但亦可見習俗移人，勢力甚大，北洋軍閥也要借民衆做口號，正如國民革命政府漸漸地以討赤爲旗幟一樣。我不知道國民黨裏的事情，不知清國民黨終極的目的究竟是北伐還是討赤，但從表面觀察起來似乎以討赤爲近，而且成績似亦

(349)

不惡，即以所殺赤黨數目而論，只廣州一處有五千七百之多，實在比北方更爲努力了。——但是，喔，喔！一不小心，又說出違碍的話來了。我在去年年底便已省悟，生在此刻現在的中國最好還是如官場現形記裏所說的「多磕頭少說話」，至多也須「莫談國事」，不然就容易被人家指爲赤化或是歐化，一樣地都不大穩當，所以我決心不再談時事，要說得古雅一點，並且有一點道統氣，我曾筆之于書曰「豈子絕筆于談虎」，自己覺得很可以入得孔教青年會文會之林，——不意又犯了戒，趕快打住罷。

北京教育界的事情我沒有什麼可以奉告，京師大學校自從奉大元帥命開辦之後一定有許多故事可記，但在我們局外人實在不大知道，近來只聽說漢花園的文科中有一位孔孟哲學（？）的教授引了「君子好逑」證明至聖先師主張戀愛自由，石駙馬大街的「女一部」有某前總長講四書大受歡迎，又該部中目下駢體文大流行云。以上只是耳食之談，據我所目擊者說，則北京新書之停滯乃是事實。近來在東安市場青雲閣等處閑走，看見那些書店書攤都很銷沉，想買一點較新出的書都不能到手，聽說北京的書籍檢查並不怎麼嚴厲，大約還是由于沒有什麼讀者之故，照這個情形下去我恐怕這些書店不久都要關門，否則或者改賣反歐化的小說與反赤化的雜誌。比較地新書稍多的還要算是景山書社，但北新及創造社的出版物絕對

沒有，我要一冊達夫全集第二卷即鷄肋集，走遍各書攤都找不到：難道這變了禁書了麼？從前軍警搜查學生，發見一本女神之類，所有者便被逮捕，其「邏輯」如下：郭某係共黨，女神係共黨所著即為共書，讀共書者當然係共黨也；而南京的創造社支部聞亦被搜查，且被帶去買書人五名。准此，則創造社出版物之不來或真由于討赤乎？抑此只是神經過敏的推測而其原因乃別有在乎？愚不得而知之矣。在書攤上今年初次看見很惹注意者則有一種官書，名曰「中華民國十七年通俗曆書」，黃色紙面，黑字，中有硃印，文曰「中央觀象臺曆書之印」。書有大小二種，大本用連史紙石印，價兩角，小本一角，用有光紙印。我常見觀象臺的紅面曆書，這一種却是初見，所以趕緊買了一套回來。曆書內容雖仍照陽曆分月，却以陰曆為主體，陽曆只有日及曜，一共不過七個字，陰曆則自「天德月德」，「金參收」，「宜祭祀捕捉」，至「月刑」等應有盡有，實在可以說是「通俗」之至。卷頭還有年神方位之圖，有什麼幹士枝士納音屬木，十日得辛，七龍治水等我從小看慣而至今不懂的話。尤其有意思的乃是一直前面的一幅「戊辰年芒神春牛式」的著色圖，在南方大約也還有「黃曆」，可以考查「牛口開」，尾左繳」等事，但我想這一定不及欽天監頒行本之可靠，為「行夏之時」起見，已有一本寄在老板處，有想拜觀的人就請屈尊到仁濟里去看一看罷。講到欽天

監，還有一件舊聞可以順便提及：大家記得從前只有教育部觀象臺，現在却是中央觀象臺了。去年什麼時候有過一回太白經天的現象，我是沒有看見，但北京市民却早起了謠言，這也只是五行志的老話，本來怪不得輦轂之下的良民的，這時前教育部觀象臺根據了科學說明這個星象，只是天文上的偶然現象，與世運之否泰帝王之休戚並無關係。我沒有知道這在市民發生了若何影響，但上頭則頗見賞識，遂由部立而擢為院立，據報章上傳說如此云。臺的升級實在是當然的，即使沒有什麼軍功，但是因此而便非出通俗曆書不可，那麼這也有點得不償失，雖然他們仍然發刊明一種曆本，與往年的相同，這種我也花了三角大洋買得一本。

語絲南遷，得老兄及其他各位幫助得以維持，這是很可喜的，我因為從今年起（或者不如從龍兒年起更為合式，）擬改為隱逸，食粟而已，不問國旂，恐怕不能寫什麼文章，還是要老兄們偏勞哩！南遷之後，我却不能無「杞天之慮」，一則怕被人家認語絲為不（或反）革命，難免為革命官府所不喜，二則又怕被人家說是去革命，去給政府做半官報。關於第二點實在沒有什麼要緊，我們這里沒有人在做革命官，也沒有什麼津貼，都是事實為証，所可慮者還是第一件罷。不過這也沒有法子，總是語絲的命——到處碰壁的命，反正大家不指望靠他升官發財，還是出一期算一期，隨便玩玩也罷。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在北京，豈明。

關於「睡廟求醫」

潘達仁

在這僻邑的旅館裏，燈光這樣的昏黃，寒風在室外號叫着。真使人感覺到分外的荒涼，寂寞。翻開一本語絲四卷三期，讀到豈明先生做的花束序，內中有一段說到古代「睡廟」的故事。却使我立刻憶起一段故鄉的傳說，和我前年在家鄉所見到的一樁「睡廟求醫」的事情。且趁這枯寂無味的時候，把牠寫出來：

據說：在晉朝以前，「野五聖」——意即所謂「五通神」者。——在我們家鄉，——宜興——是鬧得很利害的。牠們是一種邪神。本領却很大。牠們日常所做的勾當，不是變個漂亮的男人去纏女子，便是變個美麗的女郎去纏男子。但無論是誰，只要結牠纏住，不上十天，便一定面黃肌瘦，漸漸的減少飲食，四肢無力，而至於病，而至於死。

(353)

最最可怕的，——也是最最可惡的，却是牠們在人家娶親的花轎前面，一個變男，一個變女，（那當然是俗眼所不能見的。）預備去分別纏住新郎，新娘。像這樣的事，竟是常常會有。所以弄得地方上的人民，口雖不敢說，心裏却已厭恨到了極點！

這一次，也是牠們註定不會再在這地方住了。却剛剛碰到了頂頭上司的手裏。

周將軍（即晉周處，後來家鄉人呼他爲周將軍。）是天上的一個星宿，他自然是正神下降。在他眼裏，「野五聖」是隱身不過的。而且，「正能尅邪」，周將軍便剛剛可以制伏牠們。

那天，周將軍在街旁廁所上登坑，遠遠地聽得一陣鼓樂聲。他曉得是不知誰家的花轎來了，他便把目光注着街上。樂聲漸漸的近，一對大紅蠟燈也過去了。後面跟的，却是兩個「野五聖」，在一跳一跳地走着。牠們完全沒有看見道旁廁上的周將軍。

「站下來！邪神們！」周將軍便這樣威嚴地向「野五聖」命令般叫着；同時，牠們像在天晴天聽到一個霹靂一樣，呆得筆殭殭地站在路旁。周將軍緩緩的從廁所出來，帶了牠倆回家去。

「野五聖」知道今天事情不妙，便向周將軍跪下，哀哀乞饒。可是，周將軍說牠們是「惡貫滿盈」，再也不能容恕了。終於把牠們裝入甕裏，封好甕口；並親筆在甕上寫了：

「逐出銅山三千里！」預備投入塘河，由牠漂去。可巧這時候周將軍的老師來了。周將軍便把捉「野五聖」的經過告訴老師。但老師以爲逐出是可以的，只是覺得牠們「雖邪，亦神

毒！」要逐出「三千里」，却未免太苛了些。他使用他老師的資格，把甕上千字的一撇措去。這才變了個「逐出銅山三十里」了。

甕子投到河裏，在水面浮沉着，順着水勢漂去。剛過三十里，便給河邊一位鄉人見了。他用長竹竿把甕撈到岸邊，急急將封口開了。却是「撲！撲！」的兩聲，兩隻「野五聖」早已跳出甕外，逃走了。

從此以後，我們的故鄉，便沒有了「野五聖」的踪跡。而牠們却在離三十里外的各處，不時去纏人了。

上面是關於周將軍逐「野五聖」的一段傳說：

前年夏天，我偶而到周將軍廟去。看見大殿背後有位帶病的女人，睡在一張板攔的低牀上。面黃瘦，頭髮散亂，目光無神，唉着微聲。旁邊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像在侍奉她的。大約是她的母親。

當時，我很疑惑。爲什麼要到這樣古漏陰濕的地方來養病？便去詢老婦人，才知道：她的女兒，給「野五聖」纏住已半月，醫藥，符咒，都沒有效驗。只得從百來里路之外，趕到將軍廟裏來躲躲。只有在將軍神像前住着，牠們才不敢跟來。凡是鄉間患了陰病，——神鬼

(356)

病。——大家多以為來住在周將軍神像旁要算最靈，最見效驗。

照此：可知中國「睡廟求醫」的事情。到現在還有。——雖然這「求醫」的意思，是不免專定一點。

一七，一，十夜秦州大方旅館

註：關於當時在故鄉的「野五聖」的數目，（是五？還是就只有二？）這是從我知道了這一段傳說到現在的疑問。但據我想：是有五。何以周將軍去其二以後就沒有了呢？想來是其餘的懾于威，當然不敢再在三十里之內出現了。